

華萊士： 日本侵華史調查

歐文・華萊士 著
Irving Wallace

王金鈴 譯



香港中和出版有限公司
www.hkopenpage.com



華萊士在二戰期間當兵的照片



華萊士在二戰期間當兵的照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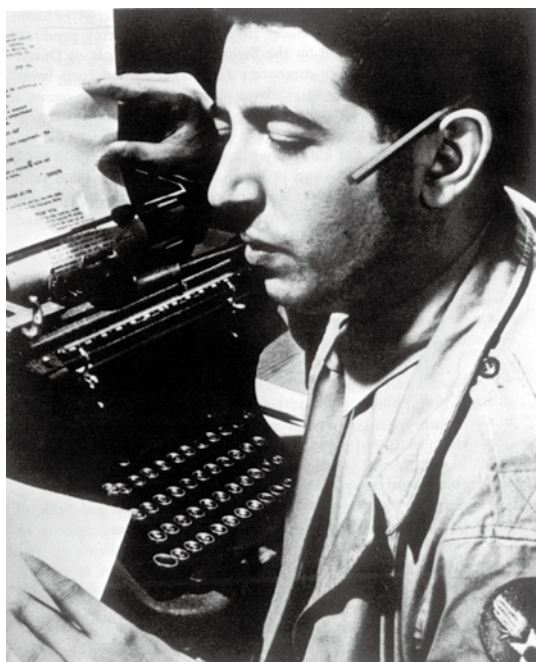
華萊士於一九四〇年採訪中國時在南京



華萊士於一九四〇年在日本採訪時住在日本東京帝國飯店



華萊士一九四〇年採訪日本黑龍會頭子頭山滿時與頭山滿的合影



一九四二至一九四三年，華萊士在美國空軍第一電影製片部隊寫作戰爭情勢片時用老式打字機打印文稿的鏡頭。該照片是後來在軍隊檔案中發現的。



華萊士在美國信號部隊攝影中心期間，與共同撰寫《我們為甚麼戰鬥》《為中國而戰》等影片腳本的好友卡爾·福爾曼，於一九四二年四月二十五日在長島的合影。



華萊士在打文稿時的照片



華萊士（中）與其子戴維（右）和其女艾米的合影



華萊士之子戴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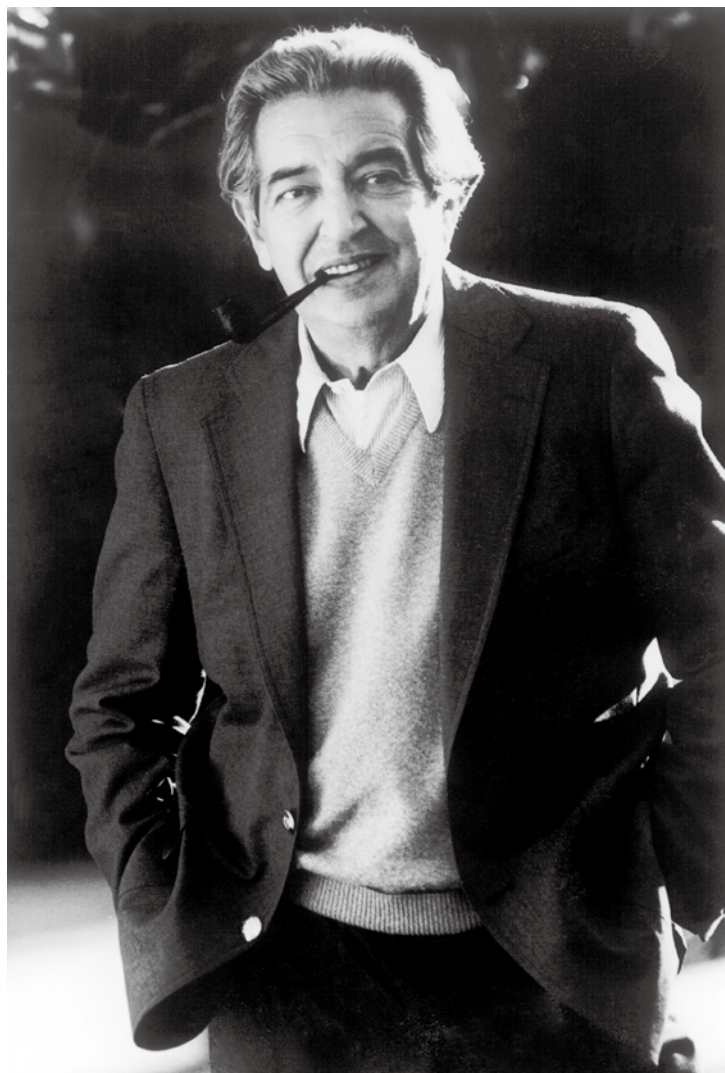
一九九一年五月，王金鈴首次訪問華氏家族時與華萊士遺孀西爾維亞在洛杉磯華氏家中合影。



華氏家人喜歡打乒乓球，一九九六年王金鈴訪問華氏家人時，在其宅院內與戴維和他兒子打乒乓球（站在中間的是戴維，正在打球的是戴維的兒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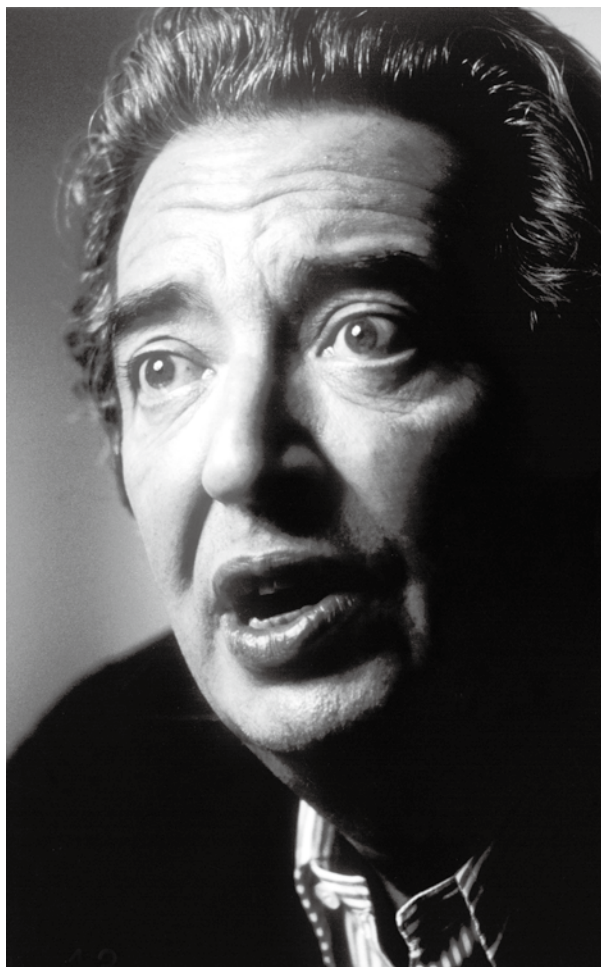
華萊士之子戴維於一九九九年四月五日攜兩個兒子專程來中國山東看望王金鈴時，在淄博與王會面交談時的合影。



歐文·華萊士



歐文·華萊士



歐文·華萊士

目錄

序言	18
日本的「我的奮鬥」	39
一 剖析田中	40
二 奏摺暴露光天之下	59
三 最後機會	74
四 《田中奏摺》（一）	92
五 《田中奏摺》（二）	106
六 《田中奏摺》（三）	120
七 從瀋陽到珍珠港	136

八 鐵路、鴉片及預言	155
九 東條和頭山滿	170
十 近衛與松岡	185
十一 七千萬個戰爭實驗品	206
十二 日本精神	221
十三 日本海軍神話	240
為中國而戰	256
譯後記	284

序言

今年是中國人民抗日戰爭暨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勝利七十週年，值此全體中華族人和世界愛好和平的人們共同紀念抗擊日本軍國主義和德國法西斯並取得最後勝利的歷史時刻，香港中和出版有限公司決定出版筆者所譯的《華萊士：日本侵華史調查》一書，當是一件具有特殊意義的事情。為使讀者對原文作者歐文·華萊士 (Irving Wallace) 本人及其撰寫該書的歷史背景、過程和意義有較好的了解，筆者特藉此書出版之機，撰此序言，以供參考。

一、〔美〕歐文·華萊士是一位值得全球讀者尊敬的世界文學大家。

我至今還清晰地記得，時間是一九九〇年七月二十四日，當我不經意地翻閱過去幾天的《參考消息》時，該報七月二十日第三版左上角的一則標題令我怦然心動，那上面寫著「偉大的小說家歐文·華萊士」。這樣一種往往是對非凡人物的一生作出終身評語的措辭，立刻使我心頭蒙上了一種不祥的預感。我迫不及待地看下去：「合眾國際社洛杉磯六月三十日電，作品暢銷世界的美國小說家、電影編劇歐文·華萊士於六月二十九日因胰腺癌病故，終年七十四歲。」這則消息來得那麼出乎意料，那麼猝不及防，致使我怔怔地跌坐

在那裡，心中一片茫然。當我回過神來，才覺出難抑的震撼和悲愴。最終，發出了一聲傷歎：「偉大的華萊士走了，中國人民的真正朋友就這樣永遠離去了！」我立即發去了唁電。

一年後，我終於有機會訪問美國，來到從未晤面的華氏在洛杉磯的家中時，我的眼睛再次模糊了。因為他生前很希望我們能見面暢談，所以我見到華的妻子西爾維亞時的第一句話便是「我來晚了」。當西爾維亞將華萊士紀念會上的全套錄音帶送給我作為對華氏的永久紀念時，我發現她的眼睛也濕潤了。一時無言的相向，凝注著中美兩地作家之間的真誠友誼。是的，真誠發自內心，友誼哪分國度？彼此的感情是有歷史淵源的。我對華氏的特別敬佩和懷念之處，細想之下，當有以下兩方面的原因：其一，華氏本身確實是一位偉大的作家。其二，華氏作為一位外國人，在中華民族處於最危險的時期，不顧自身安危，親臨日本和中國的日本佔領區，實地調查日寇的侵華罪行並揭露日本軍國主義的法西斯本質，用手中的筆聲援中國人民抗日救亡的正義事業，真正體現了中美人民之間的傳統友誼和戰鬥友情。

在此首先介紹一下華萊士的人生簡歷。

歐文·華萊士一九一六年出生於美國伊利諾伊州的芝加哥。其父亞歷克斯·華萊欽斯基，原籍俄國瓦西洛斯科，一九〇六年移民去美國。在辦理移民手續時，美國移民局的一個不耐心的官員嫌他的姓氏長，便把他的姓縮為華萊士。其母納麗芙卡，也是俄國人，一

九〇七年移民去美，與華萊欽斯基相識後於一九一三年結婚，生下一子一女，其子便是歐文·華萊士。

華萊士自小聰慧過人，興趣廣泛，尤其在讀書寫作和講演方面，頗賦天才之質。高中時就曾擔任過週報主編，十七歲時參加美國全國寫作比賽，因其最佳故事創作《舞台上的兇殺案》獲國家金杯獎。後來又代表基諾沙高中與全國三千名高中的青少年一起進行寫作比賽，榮獲全美故事創作第一名。他才思敏捷，曾獲威斯康星州辯論會冠軍。其後，他又奮力於雜誌寫作，先後曾在美國最有影響的 *Reader's Digest*, *The Saturday Evening Post*, *Saturday Review*, *Pageant*, *Liberty Magazine* 等雜誌刊文及小說五百餘篇，名氣漸赫。為荷里活寫過近十年的電影劇本後全力投入了文學創作之中，共出版了三十三部長篇小說和傳記文學。他的長篇小說幾乎部部都是暢銷書。據商業銷量的不完全統計，他的作品已銷售逾三億冊，地球上幾乎所有的國家和地區都出過他的書，在西方成為除了《聖經》之外發销量最多的作品。一九八二年 *Saturday Review* 將他列為世界五大暢銷書作家之一，並且發表了他的傳略，可謂名聞遐邇，譽滿全球了。而在美國，上至總統下至平民都進入了他的讀者群行列。他的長篇小說《洛杉磯的女人們》(*The Chapman Report*) 一九六〇年出版時，第一天就收到一萬二千份訂單，創造了圖書日訂量的奇跡。就在有人對此書提出異議時，成為美國人夢中偶像的美麗的第一夫人積琪蓮·甘迺迪宣佈此書為她最愛讀的書，於是二

十家外國出版商購買了翻譯版權。特列以下幾件事可資證明：一九六四年，他想寫一本黑人當選美國總統的書，為寫得真切，竟異想天開地向總統秘書提出到白宮體驗當總統的生活。那位秘書聽後大笑：「怎麼，真的想當總統？」誰知白宮最後竟答應下來。華氏體驗了十天「總統」生活後，動手寫了後來命名為《大丈夫》（The Man）的長篇小說並獲得巨大成功。十天之後，他被邀陪同到休斯敦和達拉斯去作甘迺迪的第二任總統演說，華氏認為此行與寫書無關，便婉辭了。誰知就在去達拉斯的途中，甘迺迪遭暗殺，隨行人員亦有傷亡，華氏造化大，冥冥中躲過一劫。一九六五年，他對外只報了三本還未動手寫的小說的名字，三家出版社竟以一百五十萬美元買去了出版權，隨之，製片商也以一百多萬美元預買了製片權，這在美國歷史上還是第一次。也許人們不太知道，華氏的女兒艾米竟因其父之盛名，成了美國國父喬治·華盛頓總統的第五代「擊頂（拍頭）傳人」。事情經過是這樣的：喬治·華盛頓曾在年輕的作家華盛頓·歐文頭頂上拍了一掌作為他的傳人。華盛頓·歐文老來時，又把這一掌拍在出版家喬治·普特南頭上。普特南年紀大了，又將傳代之掌傳給了艾倫·內文斯。內文斯在華萊士家作客時，又代表華盛頓把這一傳代之掌拍在了華氏十歲的女兒艾米的頭上。艾米成為第五代美國國父華盛頓傳人十分激動，一週內拒絕洗頭。

作為作家，華氏的偉大之處，並不僅在於他創造了文學史上的奇跡和在世界讀者群中的影響，而更在於他的創作立意和寫作對象。在他的二千多萬字的絕大多數的作品中，他

把寫作的對象一開始就定在全美乃至全球的人群上，他的創作立意並非像通常作家所喜歡的人生悲喜劇、宦海無常、男女情愛、遺產紛爭、世仇兇殺等題材，而是全美、全人類所共同關心和關注的大情勢大事件。他用文學的形式不倦地探索並大膽觸及世界的焦點問題。如意在消除種族歧視的《大丈夫》；事關世界戰爭與和平的兩強爭霸的《第二夫人》（*The Second Lady*）；防範人類自身毀滅的《核風雲》（*The Plot*）；告誡世人警惕法西斯復活的《第七個秘密》（*The Seventh Secret*）；客觀唯物物的探索宗教及聖靈信仰的《混沌天書》（*The Word*）和《聖地魍魎》（*The Miracle*）；揭露無孔不入的情報局涉政及虛假人權的《R密件》（*The R Document*）；敘錄一夫多妻制的摩門教消亡的《第二十七夫人》（*The Twenty-Seventh Wife*）；剖析世界上最具有影響的獎項諾貝爾獎對行業發展和人生影響的《獎賞》（*The Prize*）；探究人類企盼長生的《威尼斯逃亡》（*The Pigeon Project*）；揭秘人類天性與現代文明的碰撞與優劣的《三海妖》（*The Three Sirens*）等等。就是作為人類共有的一面「性愛」，華氏也予以觸及和探討。可以毫不誇張地說，世界文學史上少有像華氏這樣的幾乎寫遍人類所有重大問題的作家。他的作品之所以受到世界各國各階層人們的喜愛，並且有持久的藝術生命力，完全得益於他特有的敢於涉獵大問題，敢於描寫大場面，敢於觸及人們共同關心的焦點問題的大氣度、大功力。他畢生用文學形式對世界的正義和平所做的不懈追求和探索，使他的創作人生具有了一種不平凡的意義，故而，人們在他去世後的紀念會上

給他作出了這樣的最後評語：偉大的作家，偉大的華萊士！

二、華萊士不顧自身安危，實地調查日本侵華史並向世人揭露其戰爭罪行，仗義執言為援華抗戰吶喊，是中國人民的真正朋友。

患難見真情，華萊士對中國人民的情誼，正是在中華民族遭受日寇侵略處於水深火熱的危難時刻所表現出來的。本書《華萊士：日本侵華史調查》就是最好的例證。

《華萊士：日本侵華史調查》一書，內容分兩部分：《日本的「我的奮鬥」》和《為中國而戰》。《日本的「我的奮鬥」》是他一九四〇年至一九四一年十二月底以記者的親身調查所得而寫的；《為中國而戰》則是在太平洋戰爭爆發時華萊士報名入伍，在美國軍隊的製片分隊主筆撰寫的電影紀錄片腳本。下面就這兩部分的撰寫背景、內容和始末經過，分別予以述及。

第一部分《日本的「我的奮鬥」》的調查撰寫起因當從一九四〇年說起。

一九四〇年，正值日本瘋狂地侵略中國，殘酷地屠殺中國人民，無厭地掠奪中國資源，中華民族處於最危機的時刻，時年二十四歲的歐文·華萊士，作為美國 *Liberty Magazine* 雜誌的遠東記者，受命到亞洲進行情勢採訪和報道。其時，美國並未參戰，華氏是以未交戰國的第三方記者身臨日本、中國、菲律賓等地採訪的。從一九四〇年七月到年

底的近半年間，為了使報道客觀真實，忠於職守的華萊士，做了大量的調查和現場訪問。在日本，他克服重重困難，親自採訪了推行對外侵略政策的核心人物，這其中有推行軍國主義的武裝力量的頭子東條英機，有代表宗教狂熱信徒的黑社會組織黑龍會的頭子頭山滿，有代表天皇和貴族階層的近衛文麿親王，有代表商業和外交界法西斯勢力的外相松岡洋右。他還採訪眾多軍事官員和平民。在中國被日本所佔領的地區，華萊士更是不顧佔領者的警告和日本盯梢特務的威脅，採訪搜集了大量的第一手材料，親身見證並感受到在日寇的鐵蹄下中國人民所遭受的深重災難。在日本，他親自聽到了頭山滿「日本已準備好建立亞洲新秩序」的叫嚷，意即侵佔中國進而佔領整個亞洲的擴張野心；那位為與希特拉建立「軸心國」出過大力的外相松岡洋右更是得意忘形，竟當著他的面威脅說，美國若阻礙日本在亞洲的統治政策就不惜與美開戰。華萊士深感情勢嚴重，立即將此情報給了國際新聞社，引起了外界大譁。日本生怕全部圖謀暴露，於是天皇便下了一條法令，要官員「在涉及他們的職務的事情上不得會見任何記者」。此條是基於華氏的如實對外報道而造成的對日不利影響後日本開始設防的。為了完全了解並弄清對外擴張特別是侵華過程中的事實和真相，華萊士從一九二八年六月四日日本製造的瀋陽皇姑屯炸死張作霖的事件入手，到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事變，到一九三二年一月上海十九路軍「一·二八」抗戰，又到一九三七年的「七七」盧溝橋事變，又到一九三七年八月的上海「八一三」抗戰，又到同年十

二月的「南京大屠殺」等日寇侵華的重大事件，逐步作了調查甚至實地採訪。為了弄清日軍蓄意製造的「皇姑屯事件」的真相，他甚至還到日本監獄訪問了被日軍當作替罪羊的四個日本軍官中的一個。華氏按照自己的調查所得，確認所有這些事件都是日本一手策劃並挑起的。除了見證到日寇侵吞中國土地、慘絕人寰地屠殺中國人民的罪行外，還特別注意到，日本正在用比任何屠殺武器更厲害的東西殘害中國人民，那就是在中國大量製造並販賣鴉片。華氏冒著危險，千方百計在被佔的上海和南京調查，取得了第一手中國人民深受其害的材料。當他獲得這些獨有的情報從上海返回東京時，受到日本秘密警察的盤問，自那之後，他不斷地受到跟蹤。之後，他因在*Esquire*月刊上發表了不利於日本的文章，日本官方正式宣佈他終生不得進入日本。回國時，檀香山的日本領事登上他乘的船並且威脅他說，如果他寫書或者出版了有害日本的事實，將帶來生命危險。華萊士並沒有被嚇倒，而是決定將日本的對外擴張野心特別是侵略中國的整個過程及其罪行寫成一本書，將日本的侵略本性和圖謀公之於世。他於一九四一年十二月六日完成了初稿，把該書定名為《日本的「我的奮鬥」》。可是，過了一天便發生了「珍珠港事件」，美國全國進入了對日宣戰的太平洋戰爭中，原本要出版的這本書遂延擱下來，但當時所錄所記確是極為可貴的見證和資料。

華氏在採訪和見證了日本侵華的累累罪行後，經過綜合分析有一個重大的發現，即日本發動的對外侵略戰爭，不是一時一地的隨意行為，而是遵循它的既定計劃和國策進行

的，這個既定的計劃便是一九二七年七月二十五日日本首相田中義一向天皇呈奏的秘密奏摺，時稱《田中奏摺》。《田中奏摺》非常詳細地闡述了日本要完成明治遺策，即不僅要侵佔朝鮮和中國的台灣，還要佔領中國東三省（時稱滿蒙）地區進而征服全中國及世界的具體計劃和措施。華氏認為《田中奏摺》就是日本的法西斯綱領，這與德國法西斯綱領希特拉的《我的奮鬥》實質上完全一致，故而將他的書定名為《日本的「我的奮鬥」》，意即《田中奏摺》就是「日本的法西斯綱領」。他從《田中奏摺》與現實對照入手，系統全面地揭露和剖析了日本的整個侵華罪行，說明《田中奏摺》是不折不扣的日本政府制定的對外擴張綱領。

《田中奏摺》（本書中也簡稱《奏摺》）被洩露後，被譯成了中文和英文。日本見其對外侵略的國策大白於世，其軍國主義原形暴露無遺，朝野上下極為恐慌，遂動員一切輿論工具予以否認。當時的中國政府也在國際聯盟會上予以指認其真實性。華氏更是在其文中對日本幾乎所有的否認辯稱予以批駁，甚至舉出當時中國外交官尚未顧及到的幾個事例，用自己的親身調查予以補充證實，揭穿了日本否定事實的無恥嘴臉。這種主持正義的可貴行為，誰人聞之都會動容。

華氏對日本否定《奏摺》的謊言進行了駁斥和澄清後，把重點和主要篇幅放在對日寇的侵略罪行和野心進行全面揭露和剖析上。綜合書中內容，可列出以下幾個方面：

1、製造藉口，突然襲擊，不宣而戰，侵佔了大片的中國領土。

駐紮在東北的日軍，經過長期的秘密準備和部署後，於一九三一年九月十八日夜，以瀋陽事件為藉口，突然襲擊，開始了對中國領土的大舉進犯和侵佔。關於瀋陽事件文中這樣寫道：「我看，毫無疑問，整個事件是日本人一手策劃並製造的……有證據表明，事發前整整一個小時，日軍數團軍力就已經動了起來……現在，日本兵正是全部待命，一旦製造好藉口，便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勢出擊。當然，中國兵毫無戒備……當日早上兩點三十分，在滿洲的日軍已經搗毀了中國北大營，接管了中國政府的所有大樓，佔領了強大的價值一億美元的瀋陽軍火庫和瀋陽無線電台。……與此同時，日軍四處出擊，在長春，日軍死亡兩百人，卻拿下了該中國駐地。……兩天後，日軍攻佔了重要的吉林省……一切被安排得令人難以置信地順利進展著，沒有遇到任何阻礙，也無任何疏漏。……日本非但沒有在十一月十六日前撤軍，反而在兩天後征服了緊靠蘇聯的中國大省黑龍江……國際聯盟全體齊聚華盛頓特區，再次提出抗議。作為回答，日軍於一九三二年一月二日再次直搗錦州，掛起了白天紅日旗。四個星期後，日軍從瀋陽北上，開赴三百二十五英里，完全佔領了有二十五萬人口居住的重大商業中心城市哈爾濱。……日本擁有了整個滿洲！」其後，華氏在文中具體描述了日寇仍不以侵佔我東三省為滿足，繼續攻佔熱河、河北、山東、上海、南京……意欲將整個中國置於它的殖民統治之下的侵略罪行。

2、殘酷地屠殺中國人民。

日軍屠殺被佔領土的中國人的罪行，可謂罄竹難書，如日本在一手製造的「九一八」事變的第二天，華氏這樣寫道：「本莊將軍派人屠殺中國軍官，攫取文件錢財，搶劫家庭，關閉工廠充作鴉片館。日軍用刺刀刺殺不懂其日語命令的百姓，剝光並強姦看到的所有婦女。」對南京大屠殺他這樣寫道：「日軍立即進了南京，立即變得瘋狂。古羅馬卡利古拉或康茂德所犯罪行遠不及南京遭劫的瘋狂程度。……婦女全被日軍從中國人的家裡搜出來，如果強姦時反抗，刺刀就是她們的下場。甚至六十歲的婦女和十一歲的小姑娘都難逃脫。她們被摔到地上，在十二月的光天化日下受到日軍的強姦。許多婦女被切去手足。上了門栓的房屋裡傳出的婦女的尖叫聲，更令人毛骨悚然……接下來所發生的事情更加駭人聽聞……分別有三組真實的用照相機攝下的男人遭槍殺的照片，一次三十人，綁在一起，澆上汽油，點上火。還有更多的人，背靠背地鏢在一起，靠牆而立，被當作活靶子用刺刀作實戰練習。」攻進南京的日軍完全喪失了人性，甚至連禽獸都不如。

3、伴隨著武裝佔領和屠殺，日本大量製造和販賣鴉片，企圖從身體和靈魂上徹底搞垮中華民族，使其永遠處於日本的奴役之下。

華氏在第八章中這樣寫道：「到現在（指到一九四〇年）已經五年多了，日本人日復一日、週復一週地一直不停地生產一種毀滅性武器，這種武器其威力之大，殺傷力之強，使

希特拉和墨索里尼所公開標榜的『恐怖』武器毒氣和火箭，使美國存放在嚴密把守下的檔案館中的所有毀滅性武器，與它相比，都成了無所謂的玩藝了。」

華氏這裡所說的是日本使用的另一種殘害中國人民的手段——鴉片。

鴉片的氾濫和毒害當時達到了令人不寒而慄的程度。華氏在文中披露道：「它所有的佔領地到處是毒品氾濫。中國人口集中的城市如上海、北京、天津和南京，這種毒煙的銷售已經增長。朝鮮小販、東京妓女、日本士兵都在搬運廉價鴉片和海洛因，並鼓勵人們吸食。」「南京四十八萬人有一半是癮君子。一位管轄一百三十三個家庭的官員承認，六十六個家庭有吸食海洛因的習慣……平均每天收殮三十個餓死肮髒街頭的海洛因吸食者……二十萬幾年後注定要死掉。」

4、無厭地掠奪中國大地上的資源和財富。

華氏文中處處充滿著日本軍國主義如何秘密詳盡地調查並策劃掠奪我東北及其他各省的天然資源和財富的事例，日本通過控制築路權、採礦權和專營權等種種手段，瘋狂霸佔掠奪中國資源，以供應日本和發動更大規模的戰爭之用。其魔爪幾乎染指所有方面，這其中有控制金融，獨攬鐵路交通，開採煤、鐵、鎂、鋁等礦，砍伐森林，操控木材、大豆、高粱、棉花、榨油、皮製品、羊毛甚至豆餅、粉絲的生產銷售等等。華氏的文中還觸及到日本對外擴張和貪婪地掠奪中國資源的起因，除了主要因其侵略本性使然外，還考慮到其國

土狹小、人口密集、資源匱乏、難以供給和養活每年出生的幾百萬人口，因而連做夢都想知道如何吞佔鄰國土地，據人資源為己所用，並擴大其所謂的「生存空間」。

5、華氏認為日本軍國主義侵華戰爭的滔天罪行，不光給中國人民帶來深重的災難，同時，也把日本人民變成了戰爭的試驗品。日本軍國主義實質上是包括日本人民在內的全世界愛好和平的人民的公敵。

華氏據實撰寫的這部書，從某個角度看，也是一部日本發動侵略戰爭的罪行錄。但高出一著並出人意料的是，在詳細列出侵略者給被侵佔國家特別是中國人民帶來的巨大災難之外，還把日本本國的七千萬人也列入了受害者之列。這是十分客觀公正的。細想之下，華氏其實道出了侵略者結局的一般規律。歷史上的任何侵略者懷著損人利己的目的，先是以損人始，最後以害己終。華氏在書中用了整整一章的篇幅——即第十一章《七千萬個戰爭實驗品》——記述了日本國民被綁在了對外侵略的戰車上，無辜地淪為戰爭的試驗品甚或犧牲品，付出和承受了巨大的痛苦及災難。從本文紀實的敘述中可以看出：為了應付戰爭，日本人的生活亦處於一切都緊缺無望的困境中。人們所吃的亦不再是米飯和魚肉，而是「用稻草和綠樹葉製作合成的代用麵包」；處在四面環水的一個島國，卻因為缺乏汽油不能下海打魚而吃不上鮮魚；「金屬短缺衝擊了各個階層：農民沒有鐵製工具，製造商沒有釘子和鐵絲」。為了搜集製造武器所急需的金屬，「官員們四處奔波，到全國各地的十萬座神殿、

寺廟和教堂遊說，要求每處從飾品、鐘和古建築上取下約十六點五磅的金屬。官員們對我說：『這項運動將給日本帶來八百二十五噸的碎鐵，用於製造軍用武器！』」日本國民不但承受著非正義戰爭所帶來的生活的種種困難，還因被徵作侵略工具而充當了戰爭炮灰和犧牲品。日本開始還公佈死亡士兵骨灰運回本國的數目，但很快便停止了。對此書中特別寫道：「三年前，當警察對黃金交易進行檢查時，逮捕了東京十大火葬場的幾十名雇員。據了解，這些人偷走了被焚士兵骨灰中填牙的黃金，價值一百萬日元。此事很快被遮掩起來。不過，據此你可以知曉，早在三年前日軍死亡的數目有多少了。」那些現今仍然不肯為侵略罪行徹底反省和謝罪，甚至仍頑固參拜戰犯陰魂並在不計後果地極力復活軍國主義的日本右翼分子，如果有幸讀到華氏的這段記述文字，不知會作何感想！

6、華氏透過現實，對日本軍國主義對外發動戰爭的根源和參戰士兵的「獸兵」現象，進行了深刻的剖析和揭示。

華氏在文中剖析、揭示日本對外侵略的戰爭本性源於：一是將侵佔周邊國家佔領中國領土視為改變其國土狹小「發展空間」的對外國策，也即充分體現「明治遺策」的《田中奏摺》。二是右傾好戰分子掌控了日本的實權，把日本一步步推向對外侵略的戰車上。三是其「大和民族」是「超級民族」的畸形思想的灌輸和教育。其侵略士兵的泯滅人性的「獸兵」現象就是其教育所產生的結果。在末尾，華氏向世人發出了意味深長的總括性警言：「《田

中奏摺》的野心及其仔細研究制定的計劃說明，一個具有超人心態而又資源貧乏的國家，會是多麼危險！在日本這個島國上，只要還有一本《田中奏摺》，或者還有一個一心想把《田中奏摺》變為現實的人存在，太平洋就沒有和平！」

第二部分《為中國而戰》，則是用畫面的形式對日寇侵華的歷史和罪行進行了更直觀地揭露和顯示。

太平洋戰爭爆發後，作為一個懷有正義感又疾惡如仇的熱血青年，華萊士報名入伍，用他自己的話說「極想拿起槍來對希特拉和東條作戰」。但他最終被美國空軍的第一電影製片分隊錄用，接受他的竟是時任中尉的朗奴·列根。為了讓美國士兵和人民對當時的敵人日本有一個一致的政策和看法，部隊擬拍攝戰爭情勢片《了解你的敵人日本》和《我們為甚麼而戰鬥》系列片，其中有一部是《中國之戰》。華氏重寫了這部片子的腳本，改名為《為中國而戰》。就是在這部他重寫的《為中國而戰》的戰爭情勢紀錄片中，華氏處處表示出對日本侵略者的無比憎惡，對遭受侵略的中國人民的無限同情，對中國悠久歷史和正在進行的抗戰給予了高度的評價和讚揚，並且熱烈稱頌中美兩國人民抗擊共同敵人的戰爭友情。他在《為中國而戰》的解說詞中，開頭使用了「中國即土地，中國即人口，中國即歷史」三句從未有過的對中國的至高評語。說「中國即歷史」時說：「中國的歷史要上溯到五千年以前」，「是現在最古老的人類文明史」；說「中國即土地」時說中國「面積比美國大三分之二

一。遼闊的疆域由兩部分組成：本有的內地和外部邊遠省份——包括滿洲、蒙古、新疆和西藏」；說「中國即人口」時說：「中國人口佔全球人類的四分之一。舊人未去，新人又生，人鏈永無盡止。」該片涉及了中國抗戰從一九二七年至一九四四年的各個重大事件。在南京大屠殺的影片解說詞中，華氏寫道：「這些日本兵露出慘無人道的狂暴兇相，他們姦淫、屠殺、破壞、搶劫」，這是「人類有史以來最為血腥殘暴的大屠殺」。影片在揭露日寇罪行的同時，還熱情歌頌了中國人民的無畏抗戰精神：「這場殘暴的血腥大屠殺，是日軍蓄意製造的，旨在製造恐怖，使中國人就範。但是，南京大屠殺非但沒有使中國人民向日本的屠刀屈服，其結果恰恰相反，日本人的這次血腥暴行，使五千多年的中國未能團結一致的局面大為改觀，中國人民團結了起來。」其後，他又寫道：「中國繼續奮戰……敵人一定會從這片肥沃土地上被驅逐並被消滅掉。它的歷史仍在大踏步前進……這是偉大的人類文明史，將來的目標更加偉大。中國人民繼續前進……繼續戰鬥……形成一個不可分割的整體——一個國家。」一個身處萬里之遙的外國人，為遭受災難深重的民族發出如此深沉的疾呼，為正在浴血救亡的人民發出如此激情的吶喊，為被侵略吞食的國家的必勝未來發出如此光明的殷切期待，這是一種多麼難能可貴堪稱偉大的友誼和精神啊！在該片中，華氏熱烈地稱頌了中美兩國共同抗擊法西斯的友誼，華氏說道：「中國現在是我們戰鬥中的盟國，說得精確點，我們成了中國的盟國，因為早在這之前，中國已經與我們的敵人戰鬥了六年多了……最

重要的是，它是我們的朋友……目前我們正在戰鬥中的朋友、伙伴。在我們共同勝利後，將仍然是朋友兼伙伴。」華氏把中美兩個偉大國家界定為永久的「朋友兼伙伴」關係，足見他當時是多麼期待並重視中美人民之間的戰鬥友誼。

三、華萊士與中國的不解之緣及中美人民之間的友好情誼

華萊士作為一個美國人，從年青時當記者到入伍，又至以後的以筆耕為業的世界著名作家，他對中國的友好是一直延續下來，具有一種純正道義和文化理念的不解之緣，是以貫之地體現中美人民之間深厚情誼關係的典範。他一直對中國的悠久歷史和文化特別推崇，在他後來編著的《人民年鑒》列舉影響人類思想最大的五個思想家中，將孔子和儒家列為首位。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美國並未很快與中國建交。一九七二年尼克遜訪華後，中美關係開始正常化。但早在二十世紀五六十年代，華萊士就覺得這種不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存在的政治局面「太荒謬」，於是，他在一九六七年出版的《核風雲》的長篇小說中，特意插入相關的情節，把中華人民共和國作為已被承認的國家和最高首腦會議的一員出席了小說中的國際最高首腦會議。華氏的用心可謂良苦。他在寫後感中這樣解釋他如此做的特殊用意，他說：「是為了讓人們理解毛的中國，讓美國人民在心理上接受毛的中國。我覺得，我們都生活在這個地球上，我們最好學會彼此在和平中生存。」所以當一九七一年一

月九日他和妻子西爾維亞與基辛格聚會時，得知基辛格「正計劃做一秘密旅行到中國去，為尼克遜訪華鋪平道路」時，他感到特別高興，因為，他在五年前就在自己正式出版的書中把中華人民共和國作為已被承認的世界大國了。華萊士的中國情結，可謂其情切切，其意綿綿。

華氏於一九九〇年去世後，其家人秉承他的生前遺願，將華氏全部兩千多萬字作品的獨家翻譯權和專有出版權授予了筆者本人。此事轟動了世界文壇，國內外約百家媒體予以報道。筆者在翻譯和整理華氏作品的過程中，了解到華氏二戰時當過記者並來過中國調查日寇侵華的罪行及太平洋戰爭爆發後參加過戰爭情勢紀錄片的撰寫，於是幾次與華氏家人聯繫，先後得到了華氏七十多年前所寫的《日本的「我的奮鬥」》的手稿和《為中國而戰》電影紀錄片的腳本樣稿。筆者看後對這位從未晤面的世界文學大家二戰時對日寇侵華歷史的調查揭露和援華抗戰的正義之舉十分感動。儘管那都是些塵封多年的手稿，翻譯起來有些困難，甚至某些當時存在的事物已昨是今非，有些無從查找，但筆者還是盡力將其翻譯出來，今次又合輯為一書，以紀念抗戰勝利七十週年。

七十多年過去了，筆者每當翻閱其手稿，都會激動不已，久久難以平靜。筆者相信，無論是政治家還是普通民眾，只要讀一讀《華萊士：日本侵華史調查》，當與筆者一樣，會產生某種內心的震撼和感佩。是的，華氏對日本從一九二八年便開始的侵華戰爭及其罪惡

圖謀的調查和揭露，無疑是回擊日本右翼勢力企圖否認侵略罪行的歷史鐵證。他對日本軍國主義的法西斯本質的剖析和所得結論，也是幫助人們認清這場戰爭的性質及其發生根源的有力借鏡。而他對日本在特定的環境和畸形思想的灌輸下軍國主義幽靈可能會長期存在的預言和警示，更是讓世人意識到不忘歷史、維護二戰勝利成果和所形成的戰後國際秩序的重要性。而這對中國人民、亞洲人民、美國人民甚至包括日本的廣大民眾在內的全世界愛好和平的人們而言，都具有重要的歷史和現實意義。這也許正是出版該書並加以廣泛傳播的真正意義和價值所在。

王金鈴

二〇一五年五月

日本的「我的奮鬥」

JAPAN'S
MEIN
KAMPF

This is an un-

The single type

However, one complete
along with 15 original p

United Japan
followed I decided a
war with the United States

I wrote and mailed an
Greenberg, Reynold and H
Pearl Harbor occurred.

publishers requesting it

I began writing it
portion of this manuscript

January 29, 1942. I

it related to Japan's
numbered inserts, some

By June 5, 1942,
reluctantly rejected it.
and magazine articles or
researched and speedily

剖析田中

一九二七年七月二十五日上午，日本帝國實際上已向美利堅合眾國宣戰。當時的美國自然不會相信，直至一九四一年十二月七日上午^①，美國才相信這是真的。

這份令人驚奇而又詳細的對美宣戰書，成文於十五年前的東京，十三年前披露於瀋陽。該戰書將美國視為日本在本世紀最終在物質和經濟上主宰全球道路上的一個障礙。後來，此事被認為是毫無可能的異想天開而被擱置起來。

然而事實上，這一征服世界的秘密藍圖，日本已經或正在逐頁逐字地執行著。

這個密件便是眾所周知的《田中奏摺》。

它是日本的《我的奮鬥》。

一九二七年六七月間，日本首相、六十四歲的男爵將軍田中義一——一個才智平庸，但卻驕橫跋扈、腐化墮落的傢伙，發出一道特別命令，將那些或公開或秘密地在滿蒙工作的日本重要文武官員召至東京，召開了一次重要會議。

^① 此處指一九四一年日本偷襲珍珠港事件。因時差原因，中國通常把珍珠港事件說成一九四一年十二月八日。

奉命而至的代表人數不多，都是親信。他們聚會東京，正式名曰「東方會議」。《朝日新聞》及《日日新聞》的記者詢及會情，田中首相嚴肅地告知他們：「會議純屬國務，其議程不可能公諸於世。」

然而，此時傳聞充斥東京，說田中首相在秘密會議上，將與他的擴張主義的智囊團一起，探討日本在滿洲改善地位以及對中國採取更為「積極」政策的具體可能性。

「東方會議」結束幾天後，確切說是在一九二七年七月二十五日，田中義一首相向新天皇裕仁呈交了一份冗長的秘密文件。

密件的文辭極具爆炸性，兩年後以《田中奏摺》之名披露於世。從此，這個《奏摺》便成了奏請日本神聖天皇實施的日本圖謀統治世界的詳細軍事思想。

《奏摺》的開篇有一特別的段落，寫道：

「日本如不採取鐵血政策，則不能解除其在東亞之困境。然奉行此策，則非面對美國。而美國因中國以毒攻毒之政策，背我而去。審視未來，我欲控制中國，則必先擊潰美國，亦如往時日本不得不對俄作戰也。但為征服中國故，必先征服滿蒙；欲征服世界，必先征服中國。如我此著能勝，則其餘亞洲諸國，必懼我而降服也……此為明治天皇之遺策，其成功若何，實為日本之生存所繫焉。」

《田中奏摺》上呈天皇之前，初稿已被複製，偷出日本，帶到中國。一九二九年，美國官員獲悉《奏摺》內容。一九三二年，《奏摺》全球皆知。

日本立即通過新聞界名流撰文並在國際聯盟會議的每個場合，大聲而有效地宣稱，《奏摺》為偽造品，是「對日本國的誹謗」。各地對日本的侵略日程的真實性進行爭辯，有的懷疑，有的摒棄。因為，儘管時處蕭條的年代，但民主尚能盛行，和平還是美好的。日本乃一介小邦，絕無大害之為。畢竟，田中黨的接班人犬養毅首相在一九三二年令人難以置疑地公開申明：

「《奏摺》純屬偽造……十足的偽造，日本不是帝國主義，不受擴土之慾的驅使。」

然而，儘管犬養首相進行了官方譴責，並對文稿提出了正當的懷疑，但日本的陸軍大臣荒木貞夫將軍（他拒絕在東京見我，原因是他「極不願和美國人說話」）卻於一九三二年七月在遠離日本本土的地方，大聲說出了《田中奏摺》的真實性：

「日本國之精神，理該在七大洋宣傳，並在五大洲拓展。任何妨礙其傳播的東西必須予以剷除，甚至不惜使用武力。」

一九三三年他再次說：

「如今東亞各國為白人壓迫之對象。已經覺醒的日本帝國再也不能允許他們橫行霸道，日本民族必須再次真正弄清他們的神聖使命！」

此後，整整十年，政治家所見到的及新聞記者所了解的，都是在設法讓世界民主從可怕的三十年代之妄自滿足中擺脫出來，以便在時間還來得及的情況下，努力使人們接受《田中奏摺》的挑戰，以圖阻止日本的野心得逞。

在最初上百種具有代表性的意見中，有一種觀點是遭流放的列奧·托洛斯基一九三三年十一月十八日為 *Liberty Magazine* 雜誌撰文提出的，文中談到了日本的帝國主義思想。

「日本帝國主義控制中國的真實本性，在《二十一條》中暴露無遺。」

「田中將軍一九二七年的頗知名的《奏摺》，制定出了日本對外擴張的計劃，其中包括要打敗美國和蘇俄。在該摺中，把日本帝國主義提升到瘋狂的妄自尊大的高度。這是一份令人震驚的文件。日本官方聲稱《田中奏摺》是偽造品，但這絲毫沒有削弱文件的說服力。決不可能偽造出這樣的條文。無論怎麼說，日本在過去兩年的政策為《奏摺》的真實性提供了無可辯駁的證據。」

一九二七年，在構想日本的未來時，《田中奏摺》將它那黃色人種的影子，投射到半個地球上：滿洲、蒙古、華南、重要的鐵路綫、間諜、美國。

一九三一年，日本開始軍事侵略。首先是瀋陽事變，緊接著是滿洲和蒙古淪陷。接著，盧溝橋事變，中國分裂並被吞噬。然後，就是重要的鐵路，有的是接管的，其餘的是修建的。再以後，便是派遣間諜，與蓋世太保聯手，無所不在。最後，在一九四一年，一統世界的最後障礙就是美國，日本偷襲了珍珠港，這是所有賭注中最大的一注——美國。

一個接一個，一次又一次的侵略，逐條逐段地按照《田中奏摺》中所制定的狂妄計劃，不間斷地一成不變地實施著。

一年前，美國海軍少將約瑟夫·不·陶西格在華盛頓特區的秘密會議上，努力將《田中奏